



■吴光明

夏日赴恩施旅行，想不到在鄂西南边陲的群山中，竟隐藏着一座“仙山贡水”的诗意小城——宣恩。

晚饭后步入县城大街，华灯初上，穿城而过的贡水河褪去白天的素净与清幽，换上一袭流光溢彩的华服。沿岸的灯带顺着河道蜿蜒铺展，暖黄、柔粉、清蓝各色光晕相融，化作一条灵动的彩带，串联起灯火、古桥、木楼与两岸烟火。漫步河畔，光影落在脚下，细碎而温柔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流动的水墨画卷上。

放眼望去，南岸的墨达楼依山耸立，层层灯火错落而下，勾勒出飞檐翘角古朴雅致的剪影，倒映在波光粼粼中，宛若一座悬浮于水上的宫阙。静立北岸的七层尖顶宝塔式钟楼，与墨达楼遥相呼应。不远处，灯火旖旎下的兴隆老街、民族风情步行街，似海市蜃楼，如梦似幻。

河上，数桥相连。每座桥都是夜色中独特的风景，桥洞间的光影交织出梦幻般的意境。文澜桥横跨两岸，似长虹卧波。整座桥梁为廊亭结构，全靠榫卯衔接。桥上红色灯笼高挂，挑担的山民、嬉戏的孩童、远道而来的游人，穿梭如织。

如果说静态建筑是夜的骨架，那么动态的喷泉与游船则是夜的灵魂。

河水中，亚洲最长的音乐喷泉随着旋律翩翩起舞。水柱时而直冲云霄，时而温婉如丝，变幻



出巨龙腾空、莲花绽放等万千姿态，引来阵阵惊叹。数十节竹筏串联而成的“巨龙”，缀满暖黄色的灯笼，在水上盘旋出巨大的“S”形，气势磅礴。竹筏之上，土家族艺人随着鼓乐表演“打铁花”，

将高温铁水击至空中，展现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的美丽景色。土家族姑娘们身着民族服装，载歌载舞。听当地人讲，运气好的话，能听到当地青年男女原生态对唱土家族民歌《六口茶》，

彰显土家族婚恋习俗含蓄却热烈的独特韵味。宣恩的浪漫，也氤氲在人间烟火里。

沿河的惹溪街上，夜市铺开，人头攒动，空气中弥漫着烤鱼香味。红色遮阳棚下，炭火正旺，橘红的光映红摊主的脸庞。新鲜打捞的贡水河鱼，抹上本地辣椒、花椒与山葱，在炭火上慢翻慢烤，油脂滴落，焦香瞬间弥漫开来。鱼皮焦脆，鱼肉鲜嫩，搭配酸萝卜与鱼腥草小菜，一口下去，满口留香。

最令人心动的，莫过于乘一叶扁舟，泛舟巡游。赶上末班游船，开启穿越“贡水夜画”的梦境之旅。船行江上，看光影流转，听江风低吟，旅途的疲劳皆随流水远去。音乐声中，两岸数公里河道打造的光影秀，叙说着土家族、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传说故事。集歌、舞、乐、剧一体的舍巴日“摆手舞”，与真人秀表演相结合，让古老民俗又一次“活”起来。游船穿行至鸽子花桥下，多层光影交织成璀璨的星河隧道。船至河面开阔处，河面上呈现出蓝紫金三色流转的湖心亭倒影，虚实相融，宛若水上仙宫。临近惹虹桥，桥身吐出浓浓的白色烟雾，随风缭绕，似空中鹊桥。游船从贡水桥返回，一次又一次穿越文澜桥人工水帘瀑布，水流倾泻而下，打在身上，凉爽而刺激。

贡水夜话，话的是“仙山贡水”的灵动，是古今交融的韵味，更是人间烟火的温暖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墙上有竹

■王晓伟

有些竹子长在地上，但有些却长在墙上。我家老宅的大门内，就有一面长满竹子的影壁墙，枝叶繁茂，翠绿挺拔。

这长在墙上的竹子，长辈们叫它“竹报平安”，幼时我不懂，喜欢简称其为“墙上竹”。有一次，小伙伴们来我家玩，一进门看见绿油油的一片，坦言我家影壁墙与其他家不同，很是别致。听了这话，我满心好奇，跟着他们挨家挨户去看。的确，有人家里是山水，有人家里是花草，多姿多彩，比纯色的竹子好看很多。

回家后我问母亲，为什么别人家墙上的画那样艳丽，有旭日东升、花开富贵，听上去就很华丽，不像我们家的竹子这般简约平常。母亲听后笑着说：“竹子素雅且文静，寓意吉祥，保得出入平安，一家人幸福美满。”

竹子怎么就会报平安呢？母亲给出的答案是父亲。她说，父亲常年工作在煤矿，地底下漆黑一片，没有太阳，也没有月亮，有的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辛劳和未知风险。这竹子在墙上，是父亲上班前和回家后的必经之地，就是想提醒他，在深井下工作要多考虑安全、多想想家人。



当时的我虽不完全明白母亲话语中的期盼，却知道了那“墙上竹”的用意。看着一棵棵挺立的竹子，就像看到常常站在大门外母亲的身影，她总是久久地望着街道的远方，那是父亲回家的方向。无论何时，无论风雨，一日日、一年年，直到我渐渐长大。后来，我在书上专门查过，“竹报平安”出自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续集·支植下》，书中言：“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，才长数尺，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。”

父亲的平安让母亲挂心，也让我懂得“墙上竹”的深情寄托。就像母亲总说过的，不管别人家中是牡丹簇拥、花开富贵，还是山水秀丽、旭日高照，只希望在煤矿的父亲能将妻儿装入心中，时刻念着安全为天，如竹般长青挺拔，岁岁年年守住家之安康幸福。

时光荏苒，从老家的影壁墙到我现在定居的新家，抬眼可见的“墙上竹”，始终翠绿挺拔，犹如从心底生根、繁茂生长的执念。因为，我也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煤矿工人，每日耕耘在百米深矿井之中。妻子说，新房玄关的竹画素净雅致，别有韵味，她的话正如母亲当年所言。想到这些，过去的点滴仿佛瞬间融进我的思绪，新家墙面上那一抹翠色，愈发显得坚韧而挺拔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微睁开的眼睛。到了第三天下午，忽然就全开了，五片花瓣舒展着，薄得像蝉翼，边缘微微卷起，透过去能看见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光。那颜色是极浅的粉，浅浅地托着一小团暖意，几乎要融进空气里。

我觉得海棠不像花，更像是从哪里飘来的一小片云。其他花儿都是热热闹闹地挤满枝头，可这一枝海棠，就这样低调地开着，不声张、不喧闹，开得人心里也跟着安静下来。书桌的光线从午后慢慢移到傍晚，一枝海棠就落在自己的淡影里，悄无声息。

我坐在书桌前看它，看久了，就觉得这一枝海棠不是在开，而是在呼吸。花瓣一张一合，也许不是真在动，是光线的流转让它看起来像是在呼吸。可那种错觉是好的，让我觉得这花鲜活灵动，有自己的念头。

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一书里说“海棠有色无香，正与美人相似”，意指海棠如同美人，虽无外放之香，却以内敛风姿动人。法国作家科莱特也写过自家的花园，写玫瑰写得极尽妍媚，可写到海棠时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海棠是那种需要被轻轻对待的花。”我在黄昏里隔着半个房间看那枝海棠，忽然觉得它确实轻轻，不要求我放下手头的事情来专程看它，可当我偶然抬头的瞬间，那一小朵粉恰好撞进我双眼的余光里。

以前在书中读到过一句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的诗，那是苏轼《海棠》诗里的名句。据说苏轼在黄州时，见海棠夜里盛开，唯恐花睡去，便点起蜡烛照着它，陪它度过整夜。我舍不得点烛，舍不得惊动这一枝海棠，只是偶尔抬头看它一眼，然后低头继续做自己的事。比起“照红妆”的大张旗鼓，我更想用那种“轻轻地看”来对待它。

窗外的风吹得树叶沙沙响，海棠微微晃了一下，我轻轻将它往瓶子里放得深一点，让它纤细的影子落在白墙上，像一句没有说完的、意犹未尽的轻声叮嘱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海棠一枝

■王吴军

瓶子是一个极普通的白瓷瓶，窄口、细颈，在桌上搁了许多年。那天黄昏，我路过花市，看见一小枝海棠斜斜插在一个水桶里，旁边没有人，等我随口一问，一个年轻女子走过来，她说，海棠只剩一枝，所以随意插在水桶里，见我喜欢，就送给我。我欣然接受，手执这一小枝细细的、带着几片嫩叶、顶着花苞的海棠回了家，插进那个白瓷瓶里，轻轻放在书桌一角。

海棠开得很慢。第一天，花苞还是紧紧的，呈淡粉色，像一粒裹着糖衣的丸子。第二天，花瓣松开了一线，露出里面更浅的一点颜色，像微

大暑晒伏姜

节令



■章玲燕

到了大暑，院里的竹匾全部被搬到屋顶上，铺上切好的生姜片，这是祖辈流传下来晒伏姜的老传统。在太阳暴晒下，鲜姜中的水分逐渐蒸发，慢慢变成透明的琥珀色，然后放进粗瓷罐里保存起来，等到冬天取出几片煮水，就能驱寒。

生姜在盛夏的阳光下汲取力量，蕴含着古人顺应四时节令的养生智慧。

外婆说，大暑时太阳光照得最足，晒制的伏姜药效最好。天一亮，她就从地窖里取出新挖出的生姜，削掉切片，接着一层生姜、一层红糖交替放在竹匾里，上面盖一层纱布透气，拿到屋顶上晾晒。白天阳光炙热，水分慢慢挥发，姜辣味和红糖的甜味渐渐混合在一起，原本浅黄色的姜片颜色越来越深，摸起来软绵绵的，还带着温热，也没有了先前刺激的味道。

晾晒需要十几天，阴雨天气时要收进屋里，等天晴再拿出来继续晒。小时候，我总觉得大暑时节很热，不喜欢站在屋顶上看护竹匾，但外婆每天早晚都会去楼上翻动姜片。她总念叨：“万物都有自身的规律，生姜性温，要利用伏天正午的阳气来沉淀内部，才能在冬日用来抵御寒冷。草木不仅可以作为调味品使用，按照节气加工就可以成为保养身体好东西。”

入秋后，伏姜全部收进罐子。到了寒冬，家里有人怕冷、脾胃虚寒，外婆就会舀出几片伏姜，加温水慢煮，喝了以后全身暖暖的。起初我不太明白，盛夏应该避暑，为何偏偏要在最炎热时煎熬姜片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冬病夏治，用盛夏炽烈的阳气来储存一份冬日所需的温暖。

每年大暑，邻居们都会向外婆学习如何晒伏姜，各家各户的屋顶上摆放着竹匾。闲聊时，大家都坦言更钟情于自己晒制的姜膏，市面上现成的姜糖味道虽浓烈，但缺少反复日晒后形成的柔和。祖辈们不懂得复杂的医学理论，只根据节气变化感受天地自然之变，并用最简单的方法调节四季带给人们的冷暖。

鲜姜刚长出来时辛辣味很强，经过大暑阳光长时间照射后，慢慢收敛锋芒，变得温和内敛，在寒冷的季节里才会散发出温暖的气息。人们大多畏惧盛夏炽热的阳光，只求在阴凉的地方纳凉避暑，尽量避免一切煎熬。天地之间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安定，要抵御未来岁月中的寒冷困苦，必须经过一段高温下的磨炼和沉淀。

大暑晒伏姜，晒的是姜片，也是顺应时令的心境。面对酷热，默默积蓄内在温厚的力量，等寒凉来时，才有足够的底气释放温暖。熬过一段滚烫时光，方能沉淀出长久安稳的底气，这便是时节赋予的智慧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山海风电

■翁桂涛 摄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天麓山旅游度假区